



江花

城市山林

08

送新兵

■ 文/李学军

作者自述

李学军 阅读
写作,不亦乐乎。

又到一年送兵季。在人民武装单位工作,我曾多次有过送新兵的机会。几十年来,时间变了,欢送地点也变了,但唯一不变的是:好中选优的热血男儿还带有几分稚嫩的脸庞,以及人人显露出来的那种坚毅目光。他们一身戎装,怀揣着到部队去建功立业的梦想,告别家乡,义无反顾地跨进军营。每一次的新兵欢送,都有不同的心灵感悟和情感交织。

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应征报名、体格检查、政治审查及役前训练教育等一系列征兵工作程序,绝大多数适龄青年都能从地方人员逐渐培养成“兵”味渐浓的新战士,实现人生的华丽转变。欢送新兵是征兵工作最为重要的环节,因为它是社会性的,大张旗鼓的,是每位新兵及家庭最荣光的时刻。以前,全市的新兵欢送会在老火车站(现在的北广场)举行,那天,车站广场热闹非凡,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一队队穿着草绿色军装,胸佩大红花,肩披“一人参军,全家光荣”字样绶带的新战士,背着军被,提着绿色行囊,有序地在广场上席地而坐,这里顷刻变成了绿色的海洋。身边,“镇江籍官兵战斗在军营”的宣传展板摆放整齐,吸引着众人的目光。对面,鼓声震天,鼓号队也在热烈地欢送新战士。

欢送仪式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了。首先领导讲话,接着,由新兵家

长和新兵代表分别上台宣读他们的宣言。只见新战士代表双脚一并,向大家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,显得十分威武精神。从新战士那激昂的语调中分明能感受到他飞扬的理想、沸腾的热血和坚定的决心。是啊,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,为了保家卫国,为了更多人能够安居乐业,他们义不容辞地选择了当兵。就在这一天,他们就要告别温馨的家,奔赴祖国各地了。也许这一别,就要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,他们才能退役,回来与父母亲友相聚。仪式一般都是在雄壮的《解放军进行曲》中结束。

这一幕,不由让我想起第一次送新兵的时刻。那年冬夜,凛冽的寒风没有阻挡住亲人们欢送新兵的热情,他们满满的祝福好像永远说不完,直到接兵干部喊出“新兵战友们准备进站了”,拉着的手仍舍不得松开。更有个别送男友出征的女青年仍在窃窃私语。可不知为什么,就在临别上火车的那一刻,突然有名新战士流起泪来,朝身后的人群里动情喊出一声“妈妈”,仿佛受到感染似的,其他的战友还有送别的家人哭声一片。幸亏我们从戎三十多年的老科长一声断喝:“咋回事?当兵去还哭起鼻子来了,还有没有点男子汉的样子?”仿佛一个急刹车,戛然而止。新兵抹去脸上泪水,气氛霎时轻松了许多,大家昂首挺

胸,信心十足地登上了崭新的绿皮火车……

时间已经翻篇。随着国家征兵制度的改革,现在是一年两季征兵,义务兵服役期限都是两年。新兵启运前,会在镇江市国防园进行为期10天的“新兵役前军事训练教育”,使之能初步适应军营艰苦而紧张的生活。新兵的离情别绪,亲人们的欢送叮咛,自然少不了。不舍是肯定的,毕竟自己身边长大的孩子,一别就是两年,儿行千里母担忧!但军营是报效祖国让青春闪光的地方,到部队锻炼成长可能对孩子的一生都有益处。

我市几百名新兵在车站整齐列队集结,踏上开往军营的列车。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00后,有的奔赴遥远的大漠边陲,有的奔赴祖国的南疆海防,还有的奔赴武警内地守卫部队,他们心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锻炼自己,报效祖国。新兵们穿上军装后,一改往日松散的作风,颇具“兵味”。虽然他们目前还不是一名真正的战士,但只要军装在身,便有了军人的样子。看着新战士穿军装这么帅气,亲人们开心地拿出手机拍照拍视频。“新兵战友注意了——”喇叭里喊出高铁还有几分钟就要发车了。出征时间到了,他们带着家乡人民的期望与重托,毅然踏上了前往绿色军营的新征程。

我帮母亲捡煤渣

■ 文/张平忠

作者自述

张平忠 寻游
街巷,研学人文,
寄情山水,用文字
抒发情感,讴歌时
代。

如今,家家户户烧饭做菜都用上了清洁能源天然气,每每我伫立在厨房的灶具前,时常会回想起几十年前,帮助母亲捡煤渣的种种往事。那段经历,便是一代人曾经的岁月痕迹。

我家世代居住在运河岸边的西柴院,姐弟五个,加上父母、奶奶,祖孙三代八口人挤住在不大的两间老屋里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老百姓的家庭生活比较艰苦,每日烧水、煮饭、炒菜全都使用煤球炉,因为人口多,家里的煤球常常不够用,而煤全凭票证限量供应。为解决用煤问题,母亲和邻里几位大妈常去离家不远的铁路线上,捡拾来往火车烧煤时排放出的煤渣。那时,铁道线上奔跑的客运、货运列车,全是烧煤的蒸汽机车作牵引。

捡拾煤渣是一件很辛苦的事,每天下班后,母亲匆忙拎着一只破旧的竹篮,经过新马路向西来到铁路南的扳道口,沿着沪宁铁路,一边观望着是否有火车开来,一边低头弯腰一路向南,不停地捡拾着轨道与枕木缝隙间以及路基石块上的煤渣。燃烧过后的煤渣呈灰白色,中间夹杂着黑色的便是残存的可再利用部分。捡到煤渣,将其在铁轨上敲打几下,把附着表面的渣灰去掉,放入篮子里,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捡。每当火车要驶来时,就赶紧跑下路基避让,待列车轰隆隆驶过后,又赶紧跑上铁路

继续捡。有时列车刚过,周围捡煤渣的人,便一哄而上,抢着捡起来,母亲每次去铁路上捡煤渣,少则一两个小时,多的两三个小时才能捡回一篮子,遇到天气不好,或捡煤渣的人多时,只能捡回半篮子。

捡煤渣成了母亲和邻里们每天家庭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春秋还好,到了炎炎夏日,汗流浹背;寒冬腊月时,则全身冻得透凉,逢雨雪天气,只能待在家里。那时,我刚十二三岁,与大弟在上小学,有一年冬天的一天,北风呼号,天色阴沉得似要下雪,我们下午放学回到家,天已快黑了,未见到母亲,猜想她又去铁路上捡煤渣了。担心母亲的安全,怕出什么事,我们放下书包,拿上手电筒,立即穿过新马路,沿着铁道向南寻找,走了半个多小时,在电筒的光线下,隐约看见离我们三四十米处的轨道上,有个熟悉的身影蹲着,我连忙跑过去大声喊:“妈妈!妈妈!”母亲慢慢地站起,身边的竹篮里已盛满了煤渣。大弟赶忙拎起沉甸甸的篮子,我紧握着母亲的双手,已冻得冰凉发僵了,脸上满是灰尘,嘴角也发紫,我一阵心疼,赶忙脱下棉帽和围巾给母亲戴上,搀扶着往家走。

自那以后,我再也不让母亲去捡煤渣了,每天放学后或寒暑假,我和大弟主动承担起捡煤渣的任务。每次出门,母亲总是再三叮嘱我们,

千万要当心火车,注意安全,还给我们一人一副线手套。我们从铁路南的道口越过劳动路(今中山西路)扳道口,一路向着镇江南门火车站方向边捡边走,有时弟弟负责瞭望,我低头捡煤渣,开头几天,累得腰酸背疼。捡煤渣也有一些诀窍,早上人少,我们便早点出门,先跑上一两里路,避开居民密集的地方。天气晴好时,在人烟稀少的农村地带的铁路沿线,煤渣捡得又多又快,逢刮风下雨下雪时,母亲不让我们出门。

记得,有一年夏天,一天下午三四点钟,我们刚沿铁路走了不多远,突然天空乌云密布,下起了大雨,我们赶紧沿着路基下的小路往回跑,快到铁路南的扳道房时,只见母亲撑着一个大油布伞,迎着我们跑过来。每次捡回的煤渣堆放在家门口用红砖垒起的围挡内,每日在煤炉里掺放一些煤渣与煤球混合使用。如此这般,每月的计划供应煤勉强够用了,就这样,捡煤渣的日子持续了六七年……

随着我国改革开放,经济发展了,市场供应渐渐丰富了,居民用煤也不限量供应了。再后来,清洁便捷的煤气、天然气先后进入了城乡千家万户,家家户户结束了烧煤炉和捡煤渣的历史。岁月悠悠,五十多年过去了,那段往事已成为我们这代人难忘的记忆。

编辑 竺捷

版式 胡骏
校对 陈乐